

【风华绝代女子 锦心绣口文章】

才女文章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

CAI NV WEN 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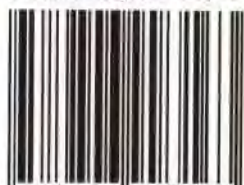
◎徐志摩当时爱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林徽因

◎我们一旦相爱，不管今后彼此的命运如何，道路如何坎坷，我将终生不再爱第二个男人。

——石评梅

ISBN 7-80699-316-9



9 787806 993163 >

ISBN 7-80699-316-9/1·162

定价：26.00元

【风华绝代女子 锦心绣口文章】

才女文章

李文亮 编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才女文章 / 李文亮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80699 - 316 - 9

I. 才... II. 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近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016 号

责任编辑:王姝 李金秋
装帧设计:图腾装帧设计

才女文章

李文亮 编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 - 82159787
E - mail:hrbcbs @ yeah. net
网址:www. hrbc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288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316 - 9/I · 162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

【前 言】

才子才女者，不须学富五车，但必是才高八斗。

学识和阅历皆后天养成，才华却是拜先天所赐。学识托起穷经皓首的鸿儒；阅历产生洞烛幽深的智者；而才华所造就的，则是天地间的精灵，高傲而睥睨一切，俯仰天地，自由灵动。学识可以复制，阅历可以复制，惟有才华不能复制。


《才子文章》、《才女文章》中所选的作品，均是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出现的才华横溢的佳作，是“白话文之古典时代”的优秀代表。这些文章的作者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人生道路也是殊途，其中有些人在思想上走过一些弯路甚至走上了歧路，但从文学角度来看，我们仍然要客观评价他们的艺术造诣，勇猛地“拿来”，不可因人而废文。

新文学初兴之时，朴拙天成，不拘定法，任何一种风格都在草创之中。正因其不成熟，便没有规矩方圆，可以随心所欲，作家之独特精神境界尽露笔端。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而我们当下的散文，却往往流于无病呻吟，或是人云亦云。

按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代白话文的水平应比从前高出很多才是，为何竟反而不如？实则不是文字使然，乃是现代人之精神涵养与境界去之远矣！或许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说：“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而这种自由精神，正是当下的文学所最缺乏的。

《才女文章》收录了 10 位作家的 61 篇文章。主要选择的是能够体现女性之独特视角的作品，抒情便是缠绵悱恻，说理则是妙语连珠，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折服于这些女子的才情与智慧。

传奇的张爱玲，直率的苏青，才貌双全的林徽因，命途多舛的萧红，清丽的冰心，冷艳的石评梅……一个个令人心折的女子，一篇篇令人心醉的文章，方寸之间，尽览才女风流。



【目 录】

张爱玲

·谈女人·天才梦·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私语·我看苏青

苏 青

·谈女人·谈男人·论红颜薄命·好色与吃醋·论夫妻吵架
·第十一等人·我国的女子教育·道德论·牺牲论·谈性
·读《倾城之恋》

林徽因

·窗子以外·蛛丝和梅花·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片阳光

凌叔华

·登富士山·爱山庐梦影·我们怎样看中国画

冰 心

·笑·山中杂感·往事(一)·往事(二)·好梦

萧 红

·提篮者·饿·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

庐 隐

- 雷峰塔下·月夜孤舟·夜的奇迹·灵魂的伤痕
- 星夜·美丽的姑娘·春的警钟·秋声

苏雪林

- 青春·中年·老年·当我老了的时候·喝茶

石评梅

- 我只合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无穷红艳烟尘里
- 墓畔哀歌·城情寄向黄泉·象牙戒指·一片红叶
- 最后的一幕·天辛·偶然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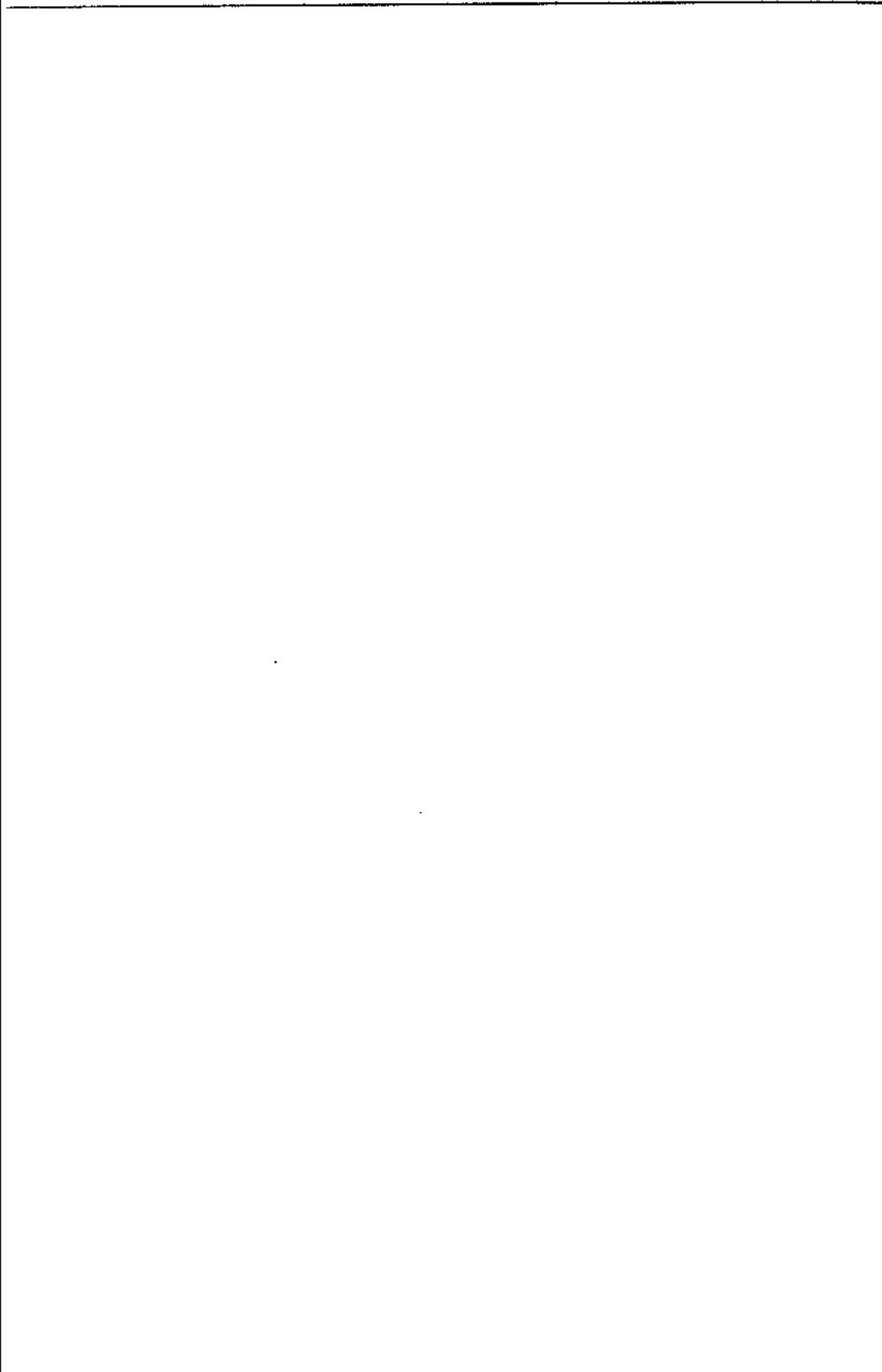
丁 玲

- 五月·彭德怀速写·风雨中忆萧红·三八节有感



【张爱玲】1920—1995

有一种人把自己的生命当做一部小说来书写，高潮迭起，异彩纷呈。而张爱玲，这个谜一般的作家，她的一生则是一部传奇，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而随着这部传奇的悄然落幕，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也沉入了历史。她的死亡是一个城市的陨落，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谈女人□

西方人称阴险刻薄的女人为“猫”。新近看到一本专门骂女人的英文小册子叫《猫》，内容并非是完全未经人道的，但是与女人有关的隽语散见各处，搜集起来颇不容易，不像这里集其大成。摘译一部分，读者看过之后想必总有几句话说，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觉得痛快，也有自命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论”，或是说“过激了一点”，或是说“对是对的，只适用于少数的女人，不过无论如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总之，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题目上无话可说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先看了原文再讨论吧。

《猫》的作者无名氏在序文里预先郑重声明：“这里的话，并非说的是你，亲爱的读者，假使你是男子，也并非说的是你的妻子、姊妹、女儿、祖母或岳母。”

他再三辩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吃了女人的亏借以出气，但是他后来又承认是有点出气的作用，因为：“一个刚和太太吵过嘴的男子，上床之前读这本书，可以得到安慰。”

他说道：“女人物质方面的构造实在是太合理化了，精神方面未免稍差，那也是意想中的事，不能苛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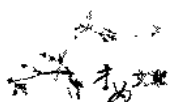
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观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

女人与狗的惟一的分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谢天谢地——它们不会说话！

算到头来，每一个男子的钱总是花在某一个女人身上。

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女侍调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邮差遥遥掷一个飞吻都不行！我们由此推断：男人不比女人，弯腰弯得再低些也不打紧，因为他不难重新直起腰来。

一般的说来，女性的生活不像男性的生活那么需要多种的兴奋剂，所以如果一个男子闲暇之余，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



的壮志，他应当被原谅。

对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男人喜欢爱女人，但是有时候他也喜欢她爱他。

如果你答应帮一个女人的忙，随便什么事她都肯替你做；但是如果你已经帮了她的一个忙了，她就不忙着帮你的忙了。所以你应当时时刻刻答应帮不同的女人的忙，那么你多少能够得到一些酬报，一点好处——因为女人的报恩只有一种：预先的报恩。

在男人看来，也许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由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码’的货色，所以就谈不上美。

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在镜子面前，就得多花些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男子夸耀他的胜利——女子夸耀她的退避。可是敌方之所以进攻，往往全是她自己招惹出来的。

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

惟独男子有开口求婚的权力——只要这种制度一天存在，婚姻就一天不能够成为公平交易；女人动不动便抬出来说当初‘允许了他的要求’，因而在争吵中占优势。为了这个缘故，女人坚持应由男子求婚。

多数的女人非得‘做下不对的事’，方才快乐。婚姻仿佛不够‘不对’的。

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的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

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

若是女人信口编了故事之后就可以抽版税，所有的女人全都发财了。

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

女人往往和丈夫苦苦辩论，务必驳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她丈夫的话，当做至理名言。可怜的丈夫！

女人和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和男人那么快。她们有很多的瞒人的事。

女人们真是幸运——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

女人品评男子，仅仅以他对她的待遇为依归。女人会说：‘我不相信那人是凶手——他从来也没有谋杀过我！’

男人做错事，但是女人绞尽脑汁地计划怎样做错事。

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女人开始经济节约的时候，多少‘必要’的花费她可以省掉，委实可惊！

无论什么事，你打算替一个女人做的，她认为理所当然。无论什么事，你替她做的，她并不表示感谢。无论什么小事，你忘了做的，她咒骂你——家庭不是慈善机关。

多数的女人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

若是她看书从来不看第二遍因为她‘知道里面的情节’了，这样的女人决不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如果只图新鲜，全然不顾风格和韵致，那么过不了些时，她就摸清楚了丈夫的个性——他的弱点与怪癖，她就嫌他沉闷无味，不复再爱他了。

你的女人建造空中楼阁——如果它们不存在，那全得怪你！

叫一个女人说‘我错了’，比男人说全套的绕口令还要难些。

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说“女人怎样怎样”的话，因为是俏皮话，单图俏皮，意义的正确性不免要打个折扣，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如何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比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因为天下人风俗习惯职业环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总是在户内持家看孩子，传统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种，个人的习性虽不同也有限。因此，笼统地说“女人怎样怎样”，比说“男人怎样怎样”要有把握些。

记得我们学校里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辩论会，一经涉及男女问题，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题目是什么，单单集中在这一点上，七嘴八舌，嬉笑怒骂，空气异常紧张。有一位女士以老新党的口吻侃侃而谈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这柔脆的、感情丰富的动物，利用她的情感来拘禁她，逼迫她做玩物。在生存竞争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风，全是因为机会不均等……在男女的论战中，女人永远是来这么一套。当时我忍不住要反驳她，倒不是因



为我专门喜欢做偏锋文章，实在是听厌了这一切。1930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因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爱固然危险，那使结婚也危险，因为婚姻是恋爱的坟墓……

女人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男人的话我们也听得太多了，无非是骂女子十恶不赦，罄竹难书，惟为民族生存计，不能赶尽杀绝。

两方面各执一词，表面上看来未尝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女人的确是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聪明的女人对于这些批评并不加辩护，可是返本归原，归罪于男子。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什么呢？

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呢？当然，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时日……

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不负责”也是男子久惯加在女人身上的一个形容词。《猫》的作者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曾经告诉我一打的理由为什么我不应当把女人看得很严重。这一直使我烦恼着，因为她们总是自己看得太严重，最恨人家把她们当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小东西。假如像这位教授说的，不应当把她们看得太严重，而她们自己又不甘心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小东西’，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她们要人家把她看得很严重，但是她们做下点严重的错事的时候，她们又希望你道：“她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小东西。”

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名小说家爱尔德斯·赫胥黎在《针锋相对》一书中说：“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针锋相对》里面写一个青年妻子玛格丽，她是一个讨打的、天生的可怜人。

诚然，社会的进展是大得不可思议的，非个人所能控制，首当其冲者

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阶段，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像目前世界大局，人类逐步进化到竞争剧烈的机械化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的确是没有法子，但也不能说是不怪人类自己。

有人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位给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起来像是病急乱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唐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数的女人的自制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是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妈子吵架，再换了货真价实的女人，更是不堪设想。

叫女子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依据。曾经有人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种人身上，因为黄白种人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惟有黑种人天真未凿，精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轮到他们来做主角。说这样话的，并非故作惊人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斫伤元气。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是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

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与人类前途的体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面貌体格在优生学上也是不可不讲究的。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那是过甚其辞，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

“超人”这个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发现同类的理想。说也奇怪，我们想像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还有一层，超人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女人”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



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栓在踏实的根桩上。

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的男人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义者有他们的理想，老庄的信徒有他们的理想，国社党员也有他们的理想。似乎他们各有各的不足之处——那是我们对于“完美的男子”期望过深的缘故。

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事实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顾商业道德而私生活无懈可击。反之，对女人没良心的人尽有在其他方面认真尽责的。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毒得无孔不入。

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地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大地勃朗》是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出戏，读了又读，读到第三四遍还使人心酸落泪。奥涅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缓，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头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

她说话的口吻粗鄙而热诚：“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狗娘养的——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爱你们这一大堆人，爱死你们，仿佛我给你们带了一种新的麻醉剂来，使你们永远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歪扭着，微笑着）但是他们看不见我，就像他们看不见彼此一样。而且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继续地往前走，继续地死去。”

人死了，葬在地里。地母安慰死者：“你睡着了之后，我来替你盖被。”

为人在世，总得戴上假面具。她替死者除下面具来，说：“你不能戴着它上床。要睡觉，非得独自去。”

这里且摘译一段对白：

勃朗（紧紧靠在她身上，感激地）土地是温暖的。

地母（安慰地，双目直视如同一个偶像）嘘！嘘！

（叫他不要做声）睡觉吧。

勃朗 是，母亲……等我醒的时候……

地母 太阳又要出来了。

勃朗 出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恐惧）我不要公平的审判，我要爱。

地母 只有爱。

勃朗 谢谢你，母亲。

人死了，地母问自己说：

“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

她又说：

“春天总是回来了，带着生命！总是回来了！总是，总是，永远又来了！——又是春天！——又是生命！——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痛苦的忧伤）可总是，总是，总又是恋爱与怀胎与生产与痛苦——又是春天带着不能忍受的生命之杯（换了痛切的欢欣），带着那光荣的燃烧着的生命的皇冠！（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这才是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的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的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

再往下说，要牵入宗教论争的危险的漩涡了，和男女论争一样地激烈，但比较无味。还是趁早打住。

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在某种范围内，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用人工培养出来的，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虽然每每歪曲了原意，造成像《猫》这本书里的太太小姐，也还是可原恕的。

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很珍贵的生活情趣。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是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制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做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